

驴友  
笔记

## 嘉陵江边南充城

□李柯漂

从知道一个地方到了解一个地方,再到想去亲历这个地方,其实是有一些渊源和背景的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们家是当地的养蚕大户。父亲是乡里的蚕桑技术员,从嫁接管理桑树到孵蚕养蚕,他是一把好手。那时,我所在的整个区乡都在养蚕,可以说当时农户养蚕是主要经济来源。每一季把收获来的蚕茧都拿到镇上去卖,我常给父亲打下手,挑捡被污染得发黄的茧子。收购站的人很挑剔,洁白无瑕的茧子里若发现有一枚发黄的茧子,一袋子里的茧就会大打折扣,甚至会降等级影响家庭收入。这些茧子卖得的钱将是我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,因此在挑捡过程中,我特别认真。和父亲一起去卖蚕茧,看着收站里堆积如山的雪白的茧子,我问父亲,这么多茧子都是运往哪里?父亲说,嘉陵江边的南充城。

对于南充城最初的印象,我的直觉就是蚕茧运去加工的地方,知道那里有全国闻名的缫丝厂。那时我心里想,嘉陵江边居然有这么一个既神秘又神奇的地方。一个小小的蚕茧,我拿在手里把玩着,用指尖一根丝一根丝的牵出来,可总也理不出一个头绪,那么多茧子咋会变成丝绸的?年少时的想法天真可笑,但那时,我已在内心深处记下了一个地名——南充。

后来,我高中毕业就去了南方。远离故土,在粤语的包围之中,能偶尔听到属于嘉陵江边的方言,倍感亲切与思念。嘉陵江水系有我家,而我家就在嘉陵江支流的渠江畔。

在南方打拼数年之后,我回到了省城谋生。从老家到省城走沪蓉高速,每每经过嘉陵江大桥,年少时的梦想就会在脑海中浮现,我一定要近距离接触那个可以把蚕茧剥离成一根根细丝的城市,掬一捧嘉陵江水,细品一抹桑梓愁。

父母亲总是担心外出的孩子,直到现在,每次节假日返乡或回城,老人家总是在我出门两三小时的时候打个电话问候,孩子,你们走到哪里了?而我总是以南充为支点向他们报平安。同饮一江水,这里有母亲河嘉陵江在静静地涌动清波,有两岸生机盎然的美景相伴。我说,我们到南充了。

我喜欢坐在车里,行驶在嘉陵江大桥上看两岸的风景从眼前掠过,看嘉陵江江面波澜不兴,平静自然的和谐之美,低调而不喧嚣,像两岸生活着的人们一样朴实安详。这些都源于近些年来政府大力度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,实行江河长制管理制度,让民众都积极参与到了“爱我嘉陵江,保护母亲河”的意识形态中来。嘉陵江是注入长江的主要水系,嘉陵江的生态环境关系到大半个中国的生态环境。正因为有如此巨大的责任使命,保护好了我们的绿水青山,才能变成金山银山。

而今,在南充,白天你可以去西山登高瞰城,夜晚你可以去江边吹风闲侃,看霓虹灯闪烁与江面微波相映的完美邂逅,俨然一张天然的绸缎。和岸边信步漫游的人们一起,尽情分享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时光。嘉陵江依南充而变得美丽,南充傍嘉陵江而充满活力,正所谓依山傍水,这里才是个好地方。

“万壑树声满,春风江河青”,这里是嘉陵江边,这里是南充城。

■人在旅途



## 追寻南非野趣

□王闽九 文/图

我们坐火车奔赴广州,再连夜跟团直飞埃及,贪婪地享受文明古国的魅力。难忘的是本趟非洲之旅的精彩,不仅限于非洲北部的埃及,还延伸至非洲南端的南非!

对我来说,南非最吸睛的,当属野趣。虽然,驴友们追寻“狂野”,必定猎奇“肯尼亚”;虽然,南非没有赤道雪峰,没有海明威笔下的“乞力马扎罗”;但是,南非有如雷贯耳的“好望角”,海岸线长度是肯尼亚的N倍。大西洋与印度洋交汇处,海景壮观!好望角周围,海浪滚动着密布的野生海带!我们在开普敦乘坐邮轮时,几条顽皮的大海豚就在我们的眼皮下“杂耍”,飞花溅玉,毫不畏惧,我们倒好像是海豚们戏耍的二百五。

有意思的是,我所见到的海上野生“土著”,似乎都“目中无人”,倒是我曾经提心吊胆。

记得前往海豹岛时,我脑子里假想着各种安全防御情景。临近海豹岛时,竟然发现,那些毛绒“土著”,根本不理会如过江之鲫的游客。海豹们挤挤挨挨地躺在波涛汹涌的礁石上,全都是一副享受日光浴的慵懒之态。

物竞天择,看淡死生,也是难忘的南非野趣。

记得喜洋洋奔赴企鹅岛的路上,我老想着要挑一只大胖企鹅合影。我把这个美滋滋的想法与老同学交流,老同学忍俊不禁:南非的企鹅只有三四十厘米大,你以为啊?说



说笑笑中,企鹅岛近了,神秘面纱一撩,跟童话里的小人国似的。它们不就像我年少时养的大头鸭那样,永远拒绝长大。企鹅们傻傻直立时,最高的顶多也就是小学生手中的6寸许学生尺,两把之和。它们有隐身小洞里的,有出洞张望的,还有些喜欢屁颠屁颠的游走在礁石内外。周围遍布同类弃尸,它们却浑然不知夭折之痛。我们兴奋地随手拍,互看手机图片,以放大后能找到鸟

蛋为快事。而我们头上的海鸥,翩跹曼舞,尽展生之欢乐……

南非贫富悬殊。我们所参观的太阳城度假村,就是南非最奢华的名牌综合娱乐场所。但我更喜爱与它只有一坡之隔的比林斯堡动物保护区,它是南非四大野生动物园之一。天苍苍,野茫茫。草原、流水、群山,气象万千。乘坐越野车穿行小路,仿佛来到肯尼亚。虽然没有遇见狮子、猎豹,也没拍摄到河马,没看清角马,还是有不少草原“土著”,撞进了我的镜头里:淡定的大象、诡异的犀牛、另类的斑马、优雅的长颈鹿、惊窜的羚羊、奇妙的野禽……

冬天的南非比埃及暖和多了,虽然阵阵狂风常令人站立不稳,昼夜温差也大;但它像个天然大氧吧,令人心旷神怡。隆冬一月份,开普敦海边草地上植物色彩斑斓,生气勃勃。在开普角登山,除了可以仰望好望角标志性建筑——灯塔,还可以俯视成片的野生多肉植物。它们以顽强的生命力合唱“欢乐颂”。据说,这一带还生长着南非国花——帝王花,花期可长达半年以上,可惜我们去时,帝王花尚未盛放。

离开非洲回国前,我和老同学都热衷于购买当地的寻常果子——椰枣。它比红枣还甜。盛产椰枣的枣椰树,跟多肉植物一般耐旱,甚至能活百岁之久。

回国返家,回味南非野趣,美哉。

■休闲生活

河北廊坊:  
休闲观光产业引客来

近年来,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在推进产业富民过程中,依托毗邻京津的优势,积极开展以旅游观光和休闲体验为主的现代休闲观光业,带动当地农民致富的同时也满足市民、游客对休闲生活的需求。图为游客在廊坊市安次区一处智能温室景区内游玩。

新华社发

